

廿二史劄記

世道人心

廿二史劄記卷三十五

陽湖

趙翼

萬歷中礦稅之害

萬歷中有房山民史錦易州民周言等言阜平房山各有礦砂請遣官開採以大學士申時行言而止後言礦者爭走闕下帝卽命中官與其人偕往蓋自二十四年始其後又於通都大邑增設稅監故礦稅兩監遍天下兩淮又有鹽監廣東又有珠監或專或兼大璫小監縱橫繹騷吸髓飲血天下咸被害矣其最橫者有陳增馬堂陳奉高淮梁永楊榮等增開採山東兼徵東昌稅縱其黨程守訓等大作奸弊稱奉密旨搜金寶募人告密

誣大商巨室藏違禁物所破滅什伯家殺人莫敢問又
誣劾知縣韋國賢吳宗堯等皆下詔獄凡肆惡山東者
十年堂天津稅監兼轄臨清始至諸亡命從者數百人
白晝手銀鐺奪人財抗者以違禁罪之僮告主者畀以
十之三破家者大半遠近罷市州民萬餘縱火焚堂署
斃其黨三十七人皆黥臂諸偷也事聞詔捕首惡株連
甚衆有王朝佐者以身任之臨刑神色不變州民立祠
祀之陳奉徵荊州店稅兼採興國州礦砂鞭笞官吏剝
刼行旅商民恨刺骨伺其出數千人競擲瓦石擊之至
武昌其黨直入民家奸淫婦女或掠入稅監署中士民
公憤萬餘人甘與奉同死撫按三司護之知免已而漢

口黃州襄陽寶慶德安湘潭等處民變者凡十起奉又
誣劾兵備僉事馮應京等數十員帝皆爲降革逮問武
昌民恨切齒誓必殺奉奉逃匿楚王府衆乃投奉黨耿
文登等十六人於江以巡撫支可大護奉焚其轅門而
奉倖免高淮採礦徵稅遼東搜括士民財數十萬招納
亡命縱委官廖國泰虐民激變誣繫諸生數十人打死
指揮張汝立又誣劾總兵馬林等皆謫戍率家丁三百
人張飛虎旗金鼓震天聲言欲入大內遂潛住廣渠門
外御史袁九皋等劾之帝不問淮益募死士出塞發黃
票龍旗走朝鮮索冠珠貂馬又扣除軍士月糧前屯衛
軍甲而譟誓食其肉錦州松山軍相繼變淮始內奔梁

永徵稅陝西盡發歷代陵寢搜摸金玉縱諸亡命旁行
劫掠所至邑令皆逃杖死指揮縣丞等官私宮良家子
數十入稅額外增耗數倍索咸陽冰片五十斤麝香二
十斤秦民憤共圖殺永乃撤回楊榮爲雲南稅監肆行
威虐誣劾知府熊鐸等皆下獄百姓恨榮入骨焚稅廠
殺委官張安民榮益怒杖斃數千人又怒指揮樊高明
榜掠絕餉以示衆於是指揮賀世勛等率寃民萬人焚
榮第殺之投火中并殺其黨二百餘人帝爲不食者累
日此數人其最著者也他如江西礦監潘相激浮梁景
德鎮民變焚燒廠房相往勘上饒礦知縣李鴻戒邑人
敢以食物市者死相竟日饑餓而歸乃劾鴻罷其官蘇

杭織造太監孫隆激民變遍焚諸委官家隆走杭州以
兇福建稅監高宋在閩肆毒十餘年萬衆洶洶欲殺宋
案率甲士二百人突入巡撫袁一驥署刼之令諭衆始
退此外如江西李道山西孫朝張忠廣東李鳳李敬山
東張曷河南魯坤四川邛乘雲輩皆爲民害猶其次焉
者也是時廷臣章疏悉不省而諸稅監有所奏朝上夕
報可所劾無不曲護之以故諸稅監益驕所至肆虐民
不聊生隨地激變迨帝崩始用遺詔罷之而毒痛已遍
天下矣論者謂明之亡不亡於崇禎而亡於萬歷云
萬歷中缺官不補
萬歷末年怠荒日甚官缺多不補舊制給事中五十餘

員御史百餘員至是六科止四人而五科印無所屬十
三道祇五人一人領數職在外巡按率不得代六部堂
官僅四五人都御史數年空署督撫監司亦屢缺不補
文武大選急選官及四方教職積數千人以吏兵二科
缺掌印不畫憑久滯都下時攀執政興哀訴詔獄諸囚
以理刑無人不決遣家屬聚號長安門職業盡弛上下
解體內閣亦只方從哲一人從哲請增閣員帝以一人
足辦不增置從哲堅卧四十餘日閣中虛無人帝慰留
再三又起視事帝惡言者擾聒以海宇昇平官不必備
有意損之及遼左軍興又不欲矯前失行之如舊方從
按葉向高疏言自閣臣至九卿臺省曹署皆空南都九

卿亦止二人天下方面大吏去秋至今未嘗用一人又
言今六卿上趙煥一人都御史十年不補向高傳又孫偉爲
戶部尙書時大僚多缺瑋兼署戎政及兵部又都御史
自溫純去後八年不置代至外計期近始命瑋以兵部
尙書掌左都御史事瑋傳御史孫居相一人兼攝七差署
諸道印眉傳觀此可見是時廢弛之大概也

三案

萬歷中鄭貴妃專寵光宗雖爲皇長子而儲位未定朝
臣多疑貴妃欲立已子福王故請建儲及爭三王並封
之議者無慮數十百疏迨光宗旣立爲太子猶孤危無
依故朝臣請福王之國者又數十百疏福王已之國矣

四十三年五月四日忽有人持棗木槌入慈慶宮

光宗爲太子時所居

擊傷門者至前殿爲內侍所執皇太子奏聞巡城御史劉廷元訊其人名張差語無倫次狀似瘋癲移刑部郎中胡士相等遂欲以瘋癲具獄提牢主事王之案密訊其人名張五兒有馬三舅李外父令隨一老公至一大宅亦係老公家教以遇人輒打死之案錄其語明日刑部又覆訊馬三舅名三道李外父名守才引路老公係龐保大宅老公係劉成保成皆鄭貴妃宮內奄人也中外籍籍皆疑貴妃弟鄭國泰主謀欲弑太子爲福王地帝亦心動貴妃窘自乞哀於皇太子帝御慈寧宮皇太子及三皇孫侍召閣臣方從哲吳道南及朝臣入極言

我父子慈愛以釋羣疑命磔差保成三人無他及羣臣
出帝意中變命先戮差及九卿三法司會同司禮監訊
保成於文華門保成以無左証遂輾轉不承刑部尙書
張問達請移入法司刑訊帝以事連貴妃恐付外益滋
口實乃斃保成於內三道守才遠流其事遂止

張問達王
之案等傳

此挺擊一案也光宗卽位甫數日卽病痢中官崔文昇
進利劑益劇有鴻臚寺官李可灼進藥稱仙丹帝召閣
臣方從哲韓爌等入受顧命因問李可灼有藥卽傳入
診視言病源甚悉帝命速進藥諸臣皆不敢決可灼遂
進一丸帝稍覺舒暢諸臣退帝又命進一丸明日天未
明帝崩

韓爌
傳

此紅丸一案也光宗初卽位時鄭貴妃尙在

乾清宮李選侍爲貴妃請封皇太后帝已允太后之封
諭司禮監矣時外廷傳言貴妃以美女進帝以致病御
史楊漣劾崔文昇用藥無狀并請帝慎起居因及鄭貴
妃不宜封太后越三日帝召大臣并及漣數目視漣毋
聽外間流言遂逐文昇且停太后命漣自以小臣受顧
命誓以死報帝崩漣急催閣部大臣同入臨畢閣臣劉
一燝問羣奄皇長子何在東宮伴讀王安曰爲李選侍
所匿耳一燝大呼誰敢匿新天子者安入白選侍乃令
皇長子出一燝等卽呼萬歲掖升輦至文華殿先正太
子位時選侍在乾清宮一燝謂太子不可與同居乃奉
太子暫居慈慶宮明日周嘉謨左光斗等疏請令選侍

移宮光斗疏中有武氏語選侍怒欲召太子加光斗重
譴漣正色謂諸奄太子今已爲天子選侍何得召明日
又合疏上選侍不得已卽日移噤鸞宮帝乃還乾清

一燬
漣光

斗

傳此移宮一案也梃擊自龐保劉成死後浮議已息明

年之案爲徐紹吉劾去天啟中之案復官乃追理前事
上復讐疏謂梃擊一事何等大變乃劉廷元以瘋癲蔽
獄胡士相亦朦朧具詞實緣外戚鄭國泰私結廷元謀
爲大逆耳此又梃擊一案爭端之始也光宗崩閣臣方
從哲票擬賞李可灼銀幣御史王舜等劾可灼乃改令
可灼引疾歸已而孫慎行入朝追劾從哲謂可灼非太
醫紅丸是何藥從哲乃敢使進御從哲應坐弑逆之罪

王紀楊東明鍾羽正蕭近高鄒元標等疏繼之黃克纘等則爲從哲辨此又紅丸一案爭端之始也李選侍移宮時內豎李進忠劉朝田詔等盜金寶過乾清門而仆帝下法司案治諸奄懼則揚言帝薄待先朝妃嬪致選侍移宮日跣足投井以搖惑外廷御史賈繼春遂上安選侍書黃克纘入其言亦附和之帝怒削繼春籍已而帝漸忘前事王安又爲魏忠賢排死劉朝田詔等乃賄忠賢而上疏辨冤於是繼春等起用倚奄勢與楊漣等爲難此又移宮一案爭端之始也此三案者本各有其是槌擊雖不能不致疑於鄭氏然安知非龐保劉成等之行險倖功故當時孫承宗已謂事關太子不可不問

事連貴妃不可深問龐保劉成而下可問龐保劉成而
上不可問此亦善爲調停之說也紅丸之案據韓曠具
述進藥始末謂可灼進藥時諸大臣皆在皆未阻止而
愼行獨責從哲以弑逆本屬深文故疏出舉朝其覺其
過當特以其援引春秋許世子不嘗藥之例其論自不
可沒至移宮一事光宗在位日淺李選侍素無權勢不
比鄭貴妃之在萬歷中數十年薰灼也卽暫居乾清亦
豈遂能垂簾稱制特熹宗年尙幼不可不慮其久而挾
制此楊漣等趣移宮之深意也旣移宮後自當待以恩
禮乃忽有薄待先朝嬪御之流言則賈繼春之請安選
侍亦未爲過故倪元璐之論此三案謂主挺擊者力讓

東宮爭挺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詞爭紅丸者原情之論主移宮者弭變於幾先爭移宮者持平於事後各有其是不可偏非此說最得情理之平乃此案遂啟日後無窮之攻擊者緣萬歷中無錫顧憲成高攀龍等講學東林書院爲一時儒者之宗海內士大夫慕之其後鄒元標馮從吾等又在京師建首善書院亦以講學爲事趙南星由考功郎罷歸名益高與元標憲成海內擬之三君其名行聲氣足以奔走天下天下清流之士群相應和遂總目爲東林凡忤東林者卽共指爲奸邪而主挺擊紅丸移宮者皆東林也萬歷末東林已爲齊楚浙三黨斥盡幕光熹之際葉向高再相與劉

一燬等同心輔政復起用東林及趙南星長吏部又盡
斥攻東林者於是被斥者謀報復盡附魏奄借其力以
求勝向高等相繼去國漣光斗等又被誣害凡南星所
斥者無不拔擢所推者無不遭禍迭勝迭負三案遂爲
戰場倪元璐所謂三案在逆奄未用之先雖甚水火不
害損篋逆奄得志後逆奄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進則
借三案經此二借而三案全非矣

三案俱有故事

光宗在東宮時有挺擊之變固出非常然此亦有故事
萬歷元年正月有王大臣者爲內侍服入乾清宮被獲
下東廠訊中官馮保欲緣此害高拱令家人辛儒教以